

趣缘乌托邦:青少年亚文化装扮行动的质性研究

■ 高玉烛 王曦影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北京,100875)

【摘要】亚文化装扮是青少年群体的时尚表达,既可以体现他们在新时代、新社会背景下行为和精神风貌的特征,还突显了他们在服饰文化、社交圈子等方面的独特风格。基于“具身体现”视角下的情境互动论,本研究以现象学“悬置”方法界定青少年亚文化装扮者,围绕37位研究参与者展开质性研究。研究发现,在理想化具身意象的行动驱动下,四类表演者——面具体验者、文化追随者、信仰布道者和组织领袖者,卷入多重具身情境开展表演行动。亚文化装扮者在表演过程中,通过掌控感和失控感的反复拉扯,逐渐形成自我/他人、身体/情境的重新定位。尽管“乌托邦”理想遭遇现实困阻、身体解放之路充满荆棘,但他们仍在一次次具身表演行动中不断省思与成长,展现出他们自觉融入社会的主流特质。在这个过程中,青少年不仅通过服饰和装扮展现自己的个性和风格,更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塑造和修正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的亚文化装扮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既传达了他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也成了他们与社会沟通和连接的桥梁。

【关键词】亚文化装扮 青少年 具身表演 身份认同

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下,多元文化持续碰撞与振荡,借助消费市场的不断增长,滋生出琳琅满目的文化服饰商品。作为寻求自我与追赶潮流的青少年群体,他们在文化认同与消费裹挟的双重驱动下不断尝试和探索装扮的多种可能。汉服、JK制服、洛丽塔被称为“三坑”服饰,此类个性十足、做工精美的服饰受到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追捧。各大电商平台的持续火爆,加之成都天府红、上海迪美、南京新百等线下“三坑”购物中心的集群出现,有分析报告指出,我国“三坑”服

收稿日期:2024-03-12

作者简介:高玉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天津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身体教育学、青年亚文化等;

王曦影(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青少年研究、教育社会学、性别研究、质性研究方法等。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兴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政治倾向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新兴青年群体的社会整合”(课题编号:21@ZH0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饰市场规模在2020年已超200亿元,有望在2025年破千亿^[1]。近年来,青少年因装扮聚集发生的群体狂欢活动层出不穷。作为新生代情感表达和宣泄方式,装扮有助于青少年实现文化传承、创新的积极主张,但与此同时,也滋生出挑战伦理底线、引发群体冲突的负面事件。共青团中央发起的“中国华服日”是对汉服青少年寻根溯源的主流授权,而对于脱胎于外来文化的其它服饰类型,如洛丽塔、JK/DK制服,仍需要更多关注和正面引导。这些具有特定文化属性的服饰装扮类型,因其小众、别致、叛逆等特质与主流文化相疏离,我们可称之为“亚文化装扮”。

因为喜爱不同类型的亚文化服饰,青少年集合成不同的趣缘群体类型,践行着各自文化流派的仪规与风格。现有研究已关注到青少年的亚文化装扮现象与趣缘活动,并观察到不同服饰装扮类型的群体分野,然而,从青少年个体角度看,他们通常是多种类型服饰的装扮者,现有研究尚未关注到他们跨趣缘圈的装扮行动。因此,基于现象学“悬置”方法,本文研究范畴界定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汉服、JK/DK制服、洛丽塔,以及与之关联出现的角色装扮(Cosplay)现象。身体既作为装扮行动所整饬和管理的客体性载体,又发挥着装扮行动的主体性功能。基于身体视角,本研究试图探究以下问题:青少年亚文化装扮者如何实施具身表演行动?这种具身表演行动分化出了哪些不同的群体类型和特征?作为行动主体的青少年亚文化装扮者在面对哪些总体境遇?这些境遇如何影响他们的具身表演行动和群像特征?

一、文献综述

(一)青少年亚文化装扮的教育利弊之争

学界对于大众文化、娱乐文化的教育功能往往抱持有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认为,大众文化是非正式教育的有力来源,比学校教育更为直接和实用^[2];另一种则认为,大众文化作为对学校文化的对抗或将造成青少年的身体幻化^[3]。由于亚文化装扮属于大众文化的次生文化,剖析亚文化的驱动机制、具体表现和认同建构,能为我们回应研究问题和学界争论提供落脚点。

亚文化装扮者始终执着于追求理想化的身体意象,这份追求成为他们持续前行的强大动力。在公共场所游行和表演的行为让哥特式洛丽塔装扮者展现了他们富有想象力的自我,自我是一种幻想的形象^[4],电影《下妻物语》中痴迷于洛丽塔裙子的女孩桃子,为洛丽塔爱好者们提供了“只要觉得幸福就好”的精神指引^[5],以超现实身份(Hyper-Realized Identity)重构现实本身^[6]。身体成为装扮者自我塑造的媒介,不断模仿与重塑,以追求与内心憧憬的理想化身体意象相契合。因此,理想化身体意象作为亚文化装扮者具身表演的行动因由,其身体幻化本质体现在虚幻、想象中的现实再造。

在理想化身体意象的召唤下,装扮行动成为他们势在必行的、实现自我的有效途径。每种亚文化装扮类型均是一套衣冠规范,且自成一种行为规训。服饰风格方面,汉服装扮可分为礼仪派和日常派^[7],日常派比礼仪派更能融入日常生活;洛丽塔服装领口不能太低,下摆不能太短^[8],要求适度的身体裸露。动作姿态方面,装扮者大多试图使自己的行为更得体^[9],如角色装扮者(Cosplayer)在装扮全程竭力保持一种彬彬有礼的姿态^[10],并学习标志性姿势、对话,掌握如何在会面和派对中表演^[11];相比其它派系的洛丽塔,哥特洛丽塔的姿态则可以更大胆,用于

传达黑暗、垂死和阴郁的形象^[12]。文化活动方面,装扮者会选择性地从事私人摄影、同好茶话会、漫展表演等活动,他们借此展示自我并进行社交,以达成身心的沉浸感与愉悦感。时空穿行方面,他们往往根据活动自主规划和执行时间表,从特定亚文化空间逐渐进入日常公共空间中,如校园、地铁、广场、车站、古镇等^[13],还会自发改造城市公共空间为亚文化活动空间^[14]。亚文化装扮行动的具体表现,不仅是凸显身份的身体标识,也是开展表演的行动纲领。更为重要的是,具身实践作为破除身体幻化的利器,又将青少年身体复归到社会现实与真实体验中。

装扮者通过身体装扮行动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在具身实践过程中完成自我认同建构。文化认同方面,准入机制、话语体系和群体规则等^[15]形成专属于装扮者的亚文化趣缘圈,圈内成员通过特定的身体展示与圈外人员之间形成天然的边界。随着亚文化装扮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其受欢迎程度不断攀升,人们开始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面对这一潮流。装扮者们不再畏惧外界眼光,而是选择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展现出自己独特而优越的文化品位。

除文化认同之外,亚文化装扮者的审美认同^[16]、性别认同^[17]、阶层认同^[18]、民族认同^[19]等,经过具身实践的内化、强化与生成,其多重身份意义由此重构。然而,学界仅关注到提取亚文化中的主流精神内核以达成教育目的,如借助汉服弘扬文化、凝神聚气,未探及多类型装扮下作为青少年具身行动本身所产生的身体教育社会学意义。

(二)身体、表演与认同理论综述

现有研究将“身体”放在至关重要的分析维度,然而却较少明确以“身体”或“具身”作为研究框架。肉身与精神二分的思维模式,以及肉身第二位的态度,成为自古希腊时期起西方传统主体哲学中的理论基调。随着尼采、弗洛伊德和梅洛-庞蒂等学者相继从不同角度强调肉身的重要性,身体研究逐渐走向“具身体现”(Embodiment)综合理论。克里斯·希林(Cris Shilling)在《身体与社会理论》中提出,我们应当遵循自身行动与社会结构相互构成、相互作用的理论路径,既以身体作为创设社会情境的先决条件,也关注作用于身体的社会结构^[20]。在身体与社会双向形塑的过程中,身体既作为社会源泉开展主动行动,也作为定位被社会所铭写。因此,身体被视为一种与社会双向形塑的过程性实体。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化身体”强调身体处在流变状态,认为进化过程使人类获得符号解放(Symbol Emancipation)^[21],人们拥有习得符号系统的能力并以此来反思、监管自己的身体,以自我约束的方式生成“文明化身体”。埃利亚斯的研究为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关于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呈现提供了习得能力和符号互动的论据,戈夫曼认为,身体作为资源被个体所利用,成功的身体管理者可以更加从容地融入和推动日常交流和互动秩序。戈夫曼将身体视为一种表演(Performance),即表演者(Performer)在特定场合对特定的观众、观察者、协助参与者产生影响的行为活动^[22]。个体与他人之间相互获取信息,根据以往经验进行假定,以预先知道双方对彼此寄予何种期望,预测对方现在和将来的行动^[23],这就是在面对面互动中人们定义情境的具体过程。“舞台设置”(Setting)则是固定的舞台布景和道具的背景项目,置身和离开舞台设置时,表演也随之开始和结束^[24]。性别、年龄、种族、衣着服饰、身材、外貌等是个人前台(Personal front)的表达性装备(Expressive Equipment),随表演者移动而移动。装扮者“定义情境”后借助“舞台设置”展开具身表演行动,构建出“我和他/她一样”或“我与别人不

同”的具身性身份/认同(Identity)。具身性认同(Embodied Identity)是指肉身不再隐于生活行动之后,而是作为“身份/认同”(Identity)的核心要素显现在前台,与意识共同作用于“身份/认同”机制中^[25]。肉身、精神、情境三者之间持续交换符号信息,形成具身表演行动的微观运作机制。

二、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本研究采用教育民族志的质性研究方法,聚焦青少年群体,围绕其亚文化装扮行动开展田野调查。本研究采用访谈、观察与实物分析的方法。通过目的抽样与滚雪球抽样方式,共择取37位研究参与者。他们于1997年至2007年出生,参与研究时年龄为16至27岁;本科在读大学生共32位,中专生、中学生、硕士生、职场青年共5位;男性装扮者5位、女性装扮者32位;单类型装扮者为8位、多类型装扮者29位;爱好汉服、JK/DK制服、洛丽塔、Cosplay装扮的被访者分别有28位、23位、12位、16位。

资料分析方面,通过阅读原始资料、编码登录,本研究将以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厘清意义单元,并以描述式和反思式分析呈现研究结论。资料编码方面,研究采用匿名方法以保护研究参与者隐私,运用自定义标识方法呈现研究参与者的生理性别与装扮类型。比如,匿名为“沐芸”的研究参与者,其生理性别为女性(Female),从个体认同度来界定排序分别为汉服(H)、Cosplay(C)、洛丽塔(L)和JK制服(J),那么她的田野资料来源标识为“沐芸F-HCLJ”。

基于个体具身表演的微观视角,研究遵循“表演驱动、表演行动以及两者之间断裂和弥合所形成的表演省思”这一研究逻辑。依托“身体-社会”的互构视角,研究在年龄、学段、学历、职业、地域、消费等分析维度上,呈现其在文化、审美、性别、阶层、民族等层面的具身认同,勾勒出青少年亚文化装扮群体的类型特征和总体境遇。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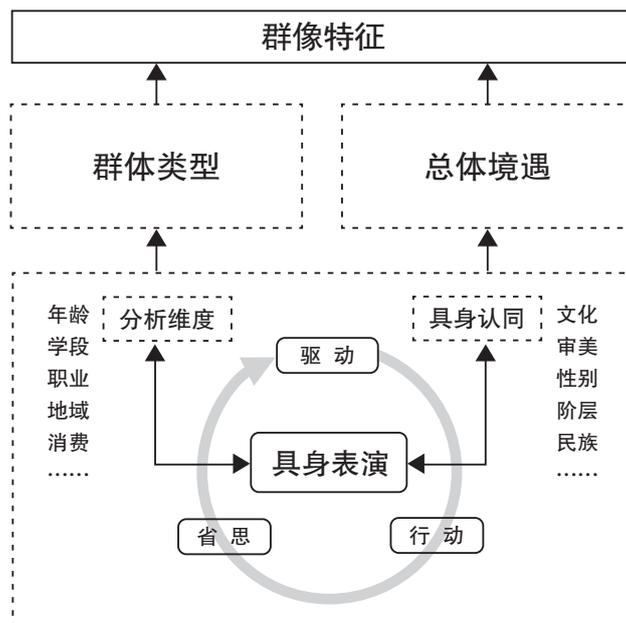


图1 基于具身表演的研究框架

三、具身表演驱动:理想投射中的具身意象

伴随互联网长大的青少年群体深度嵌入赛博空间,虚拟身体的离身性抽离在持续抹除身体的在场与临境感。如何在网络游牧中牵制身体飘离,如何填补身体空洞,成为新世代青年在技术与身体共生社会中的普遍困惑。“离身性超人类面临的困境只能通过重回具身性后人类加以解决”^[26],青少年亚文化装扮实则是一条解决离身困境、达成具身化的有效路径。具有视觉美感、符号意义的亚文化服饰,以新奇、惊艳的形象成功捕获很多青少年的目光和青睐,成为他们争相模仿的范本。亚文化装扮不只是服饰,它所囊括的行为仪规、商品买卖、圈层社交等社会化属性,能够激活青少年具身实践的潜能。这场具身冒险之旅固然对于个体来说充满挑战,但仍势如破竹地引发群体推崇。

千禧年前后出生的装扮者在小学、初中阶段开始陆续通过媒体对“古代的衣服”产生欣赏,彼时“汉服”的概念并未普及。他们观看、聆听、想象和体味着来自文学、漫画、动画、影视、游戏中的抽象或具象化身体,利用搜索引擎、论坛社群、购物平台等渠道拼贴和描摹装扮化的身体,逐渐完形化、清晰化自己心目中的身体意象。除了服装以外,配饰、手包、道具、贴纸等服饰周边全方位地进入他们的视野。在真正装扮在身上之前,他们通常经历过包括文化浸染、浏览商品和收集周边等环节的一个长期酝酿过程。低龄装扮者恰逢亚文化装扮热潮,不止在网上观察,他们有更多机会通过“凝视”学校同伴或漫展同好的实体化身体扮相,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快速完成身体意象的建构。

我小时候接触古装类的电视剧比较多……我开始在网上搜“古代的衣服”“古装服”这些关键词,浏览到的大多是一些影楼服,就是那种给别人拍照用的衣服。(幻桐F-H)

高二的时候我才开始对JK制服感兴趣,因为当时我身边有很多同学平时在学校是穿校服,周末或者晚上她们就经常穿JK格裙。(尔媛F-J)

理想化身体的审美意象,如汉服的“仙气”“优雅”、JK/DK制服的“清纯”“帅气”、洛丽塔的“精致”、Cosplay的“奇幻”等美感,往往是大多数装扮者被吸引“入坑”的首要缘由。随着对服饰的深入了解,一些装扮者将这种朴素的审美欣赏转为对服饰文化的认同,身体的文化意象伴随或跟随审美情趣而生成。文化意象不仅体现为对服饰文化固有文化仪规、精神内核的认同,如汉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命感、Cosplay装扮用来表达对“二次元”文化的热爱;而且表现为被其“与众不同”的亚文化特质所深深吸引,他们在观看和生成意象的过程中发现了“不想和普罗大众一样”“不想和同学一样”以及“不想和地球人一样”等个性主张的可能。汉服女孩或温柔可人或端庄淑雅,汉服男孩的飘逸潇洒,抑或是JK/DK制服和洛丽塔裙营造的懵懂无邪的少女“萌”态,这些性别意象反映了他们对理想化性别意象的无限向往。尤其是扮相与自我性别之间所形成的部分或完全的性别颠覆诉求,通过亚文化服饰的男扮女装、女扮男装方式得以满足。阶层意象,即投射在亚文化装扮上的“阶层想象”,主要表现在现实中的装扮者自身阶层处境和理想中的身体意象。尤其是在乡镇青年的生活观察中,亚文化装扮被认为是大都市人的兴趣爱好,背后蕴含着不为生活辛苦奔波的、没有生存焦虑感的休闲和惬意。汉

服的雍容华贵所代表的富贵门第、洛丽塔服饰的精美繁复作为“公主”的身份标识,则体现出亚文化服饰本身所带来的优越感。

因为我在镇上生活,日常所见的人和大城市的人不一样,大城市可能穿这种服装的特别多,但是我们那里就比较少。(语焉F-LH)

看到穿很贵裙子的人,我会觉得那人真有钱。(晓双F-LH)

每次我穿洛丽塔裙出门时,我跟我的朋友们都说他们是公主的保镖。(莹佳F-LJ)

当“象”投射出“意”、具身情境的理想化状态逐渐形成之后,理想化具身意象作为他们的具身认同成为供装扮者选择的行动脚本。从脚本的多样化和改写可能来看,汉服不同形制的朝代差异,洛丽塔甜美、经典、哥特、中式等风格派系,JK/DK制服的水手、“校供”“不良”等款式,均以类别化模板形式为装扮者带来可选项,装扮者对脚本的改写空间比较大。但是Cosplay装扮者则是在海量的原始角色中挑选并扮成任意一种气质形象,不以类别而是以具体的某个形象摹本要求装扮者精准复刻,假发、服饰、道具等均力求完全还原。他们普遍用“穿”来形容汉服、JK/DK制服和洛丽塔,用“玩”来形容Cosplay装扮。因此不同于前三者的服饰时尚主张,Cosplay更倾向于以游戏心态突破“次元壁”。现实装扮之前的剧目策划阶段,短则数天、数月,长则数年。随之而来的是心态转变,装扮者渐渐不愿停留在构想层面,而是在理想意象驱动下期待一场真正的现实表演。

四、具身表演行动:群体分化下的情境互动

具身表演行动往往由浅入深,且多数装扮者始终保持浅尝辄止的具身卷入。他们展现出大量购入、不频繁装扮、不了解仪规、不进圈社交等状态。亚文化服饰被他们当作偶尔拍照的视觉呈现工具,表演行动停留在作为身体面具的浅表体验层面,因此可将之归纳为“面具体验者”类型。原因一是主观意愿较低,他们表示“没那么喜欢”“穿起来太麻烦”“比较社恐”;原因二则是客观条件致使行动受阻,比如忙于学业、家长不支持、资金不够、漫展太远等,使他们不具备深度卷入的现实条件。

尽管JK裙可以当日常服装,但我也就一个月穿两三次,如果拍照多可能穿JK的频率会再高一些……一个学期也就穿一两回汉服,因为穿起来比较繁琐,发型也很麻烦……除了拍照的时候,一般不会穿戴汉服那身行头……(安钰F-HJ)

如图2所示,一部分将亚文化装扮发展为重要爱好的表演者,逐渐走向更为“深度卷入”的文化追随行动,而另一部分长期停留在“面具体验”阶段,甚至放弃装扮。因此,群体在顺流和回流下开始出现第一次类型分化。伴随着相对强烈的文化认同和趣缘共鸣,“文化追随者”倾向于采取公开化、高频次、精致且完整、多重情境下的具身表演行动。相比“面具体验者”,“文化追随者”的区别特征是,他们是否将服饰当作一种文化,或者是否经常出入专属趣缘情境,比如动漫展、茶话会、线上论坛和社群等。“文化追随者”们普遍“入坑”于十几岁的中学时期(甚至小学时期),长期亚文化浸染的结果是熟知且深谙服饰背后的文化意涵,主动习得亚文化社交仪规,并对亚文化风格所带来的外形、性别颠覆等抵抗式身体状态具有较大的包容度。

具身卷入群体的第二次类型分化取决于是否主动、自发地在趣缘圈内外开展“信仰布道”行动。他们不止于个体层面的自娱自乐,往往积极投身于同好、同伴或其它社交关系中的文化推广行动,期待更多人欣赏亚文化服饰、更多人能够“入圈”。第三次类型分化产生第四种类型,个别具有超然热情、组织力和领导力的“信仰布道者”在历练中逐渐成长为“组织领袖者”,在各级各类趣缘群体中扮演着领导人角色。当然,亚文化装扮者并非全部循着从浅入深的单向、线性卷入路径。比如汉服、Cosplay 装扮者因文化趣缘性较强而直接进入“信仰布道者”类型中,再如非趣缘群体成员以“组织领袖者”进入趣缘圈后才逐渐成为“面具体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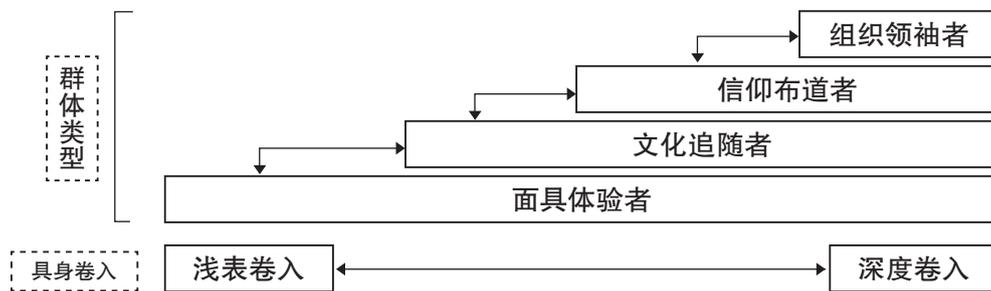


图2 群体类型与具身卷入图示

四种类型的表演者因具身卷入的程度不同,既分散在不同的具身情境中,又在同一具身情境中相遇。以动漫展(简称“漫展”)为例,尽管漫展向公众开放,但因趣缘圈与外界的圈层壁垒,漫展参与者大多仍是相对封闭的趣缘群体。在分众化和隐秘化的漫展上,四类表演者在此共襄盛会。绝大部分漫展未设置“入展门槛”,个别漫展的准入机制较为严格,或要求以特定形制、风格、品牌服饰进入,或上传自己过往的装扮照片。漫展中的活动包括“签到”“集邮”^①“扩列”^②“摄制”“舞台表演”“周边售卖”“明星见面签售”等。主办方提供的场地分区和设备配套,将漫展各项活动框定在不同表演情境中。因此在漫展这个整体表演情境中,四类表演者依照主观意愿再次择取出区域性的表演情境,即自发进行“舞台设置”。“面具体验者”主要行动聚焦在“集邮”上,他们在展馆内游走、搭讪拍照或自拍。“文化追随者”往往还会在“集邮”基础上进行“扩列”,这需要展现出更多的社交技巧以取得对方信任。对于进入漫展的中小學生装扮者而言,他们往往是“面具体验者”与“文化追随者”。父母充当中小学生表演者的赞助方、司机、保姆、妆造师等角色,同伴则以装扮者身份一同表演,他们共同为其提供现实与精神层面的支持。

漫展有很多 Coser,你可以找他们要合影,如果自己去的话感觉很难做到,如果和同学去的话,他们要了自己也可以蹭一张。(静怡 F-C)

漫展上的“信仰布道者”有时会带领刚入装扮圈的“萌新”进入展会,充当“萌新”的表演行动导师,传授有关文化渊源、服饰穿搭、身体仪规、圈内行话、展会规则等知识技能。他们有时也会在漫展上通过深度交流、张贴海报、分享二维码等扩列方式推广文化派系或团体。“组织领袖者”

① 集邮,即与其他装扮者合影留念。

② 扩列,即与其他装扮者互换联络方式,增加至社交媒体的好友列表。

则大多带领着自己搭建的趣缘团队入驻漫展,以集体面貌呈现系列或专题式装扮,抑或带来完整的舞台表演节目。今年27岁读博士一年级的沐阳,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组织领袖者”。他曾在17岁时参与漫展的Cosplay舞台剧演出,并在7年的历练之后成长为全国知名舞台剧团团长,连续三年带领50人左右的舞台剧团队,冲击Cosplay舞台剧全国奖项。

舞台剧前期策划开始于表演前的两三个月……每年ChinaJoy组委会给我们安排一个地方,全国30个团队在那里吃住一星期,通常租的是某大学的食堂和宿舍……那个场所聚集着五花八门的Coser,那里的人跟我有同样的纽带,是一个非常自由和快乐的地方。(沐阳M-CH)

青少年装扮者们普遍追求并体验过这样“自由和快乐”的具身感受,它渗透在身临其境的很多个细微时刻里。比如在卧室试扮新服饰时,或与相识于线上的趣缘同好在线下相见时;又如穿着繁复、精致的洛丽塔裙置身在商场甜品店的茶会,或装扮汉服在大学教室里倾听《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古城参与文旅拍照、游行或沉浸式演出活动。在这些美妙时刻,装扮者们切实体会到理想化具身意象投射进现实后的新奇、愉悦与迷幻。

五、具身表演省思:现实困阻下的趣缘乌托邦

从“理想意象”到“现实表演”的落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在日常生活这个舞台上,装扮者往往既是统筹、策划和指导表演剧目的导演,也是展示服装、动作、神态的演员,又相当于自己的妆造师、道具师、布景师……因此,具身表演行动需要多元、综合、多变、高难度的身体管理技能。首要的、前提的表演技能体现在清楚观众的喜好。自我和他者均是表演所面对的观众,因此他们试图揣摩自我期待和他者期待,并建构这双重凝视中足够应对观众的身体、舞台范本。其次是周密的表演剧目。装扮者会制定具体的表演风格、表演装备、表演频次、表演姿态等剧目明细,并在这场“自导自演”的桥段中为自己量体裁衣。最后是高超的肢体管理技巧,如身体遮挡/暴露到何种程度、如何搭配发型和饰品、如何保证裙撑不会碰到旁人等。而当装扮者进入到群体中时,在自我装扮表演的基础上,他们还需要与他人达成合作,运用更高难度的社交技巧。

不论是肥胖的腰身无法复刻理想意象、闷热的假发造成身体负荷,还是繁琐的妆造耗费心力、熙攘的人群中难以突破社交障碍,装扮者们追求身体解放的自由之路,注定并非坦途。日常装扮仪规固然在特定情境下存在些许松绑,但亚文化装扮仪规却以更加严格的具身标准,禁锢、压抑和束缚着他们。因此,他们所寻求的理想化具身意象接连遭遇现实困阻,所憧憬的乌托邦彼岸始终遥不可及。比如,现实身体无法完全复刻理想化的审美意象。这种复刻企图在现实面前屡屡受挫,最终不得不达成“完美理想”对“不完美现实”的妥协让步。

我感觉自己腿不好看,所以穿比较紧的连裤袜,可以修饰腿型。(尔媛F-J)

我平时开美颜的时候,如果说我调的美颜数值太大的话,就变形特别严重,但是太小的话,我又不满足。(盼姝F-JH)

再如,文化意象的现实困阻体现在“亚文化身体”与“日常身体”(年龄、性别、职业、国别等)表演仪规之间的冲突,具体表现在“古典与现代”“公主与平民”“二次元与真实”“幼稚与成熟”“男性与女性”“爱国与崇洋媚外”等多重维度。不同于作为国民代言的汉服,洛丽塔、JK/DK制服、Co-

splay的部分装扮因与国外文化同源,装扮者有时会面对“不爱国”的公众质疑。面对“观众”不满,大多数装扮者会采取“身心隔绝”的认知自洽策略,并把问题归罪于他人“以偏概全”的认知局限。

我穿的“lo裙”也有经过中式改良的“国牌lo”,那肯定没有什么“精日”那种想法,就是中国人这样子。(晓双F-LH)

我很爱国,我对得起自己……但每个圈子里面都会有坏人,这跟什么圈子没关系。(沐阳M-CH)

还有,朝向男性或女性气质的典型化装扮往往广受“观众”好评。相比“女扮男装”所体现出的男性气概,公众对“男扮女装”的性别颠覆风格却难以接受。大学生装扮者德然已无惧穿着长衫式汉服走在大学校园中,但是“古典与现代”所衍生的、时下流行的“白衬衣+马面裙”混搭装扮风格,仍让德然有所顾虑,他担心老师和同学误认为他是“男扮女装”。因此,他会暂时选择仅在校外展示,而对校内情境保持观望,等待合适的表演时机。

另外,当初投射在华美服饰上的阶层想象,最终也成为“徒有其表”的符号抵抗,因为装扮行动花销让他们不得不面对真实的阶层处境。中小學生装扮者主要依靠父母提供资金,再辅助以“出售-采买”使资金流动起来。大学生、职业装扮者则从思想上“应然”认为应该通过“挣钱-采买”这种方式,尽管他们“实然”并未完全做到。一些装扮者反对利用“圈内资源”来挣钱,Co-splay装扮者尤其坚持这一原则,以“非营利”的方式确保趣缘爱好的纯粹和美好。

我当时只有1000元爸妈给我的生活费,我花了300多买汉服。(霖慧F-HJ)

中学那会我拼命攒钱买汉服,把饭钱节省下来,不怎么吃饭也正好减肥了。(惠宁F-HLJC)

通过短视频平台还接了一些广告,还有那么几百块钱,还挺好的。(莹佳F-LJ)

Cosplay舞台剧的金奖奖金是2万,银奖和铜奖分别是1万5、1万,7个单项奖是1万5,但是我们去年收团员的团费就在4万,所以是入不敷出的。(沐阳M-CH)

只能是“为爱发电”,因为我觉得跟利益挂上钩就没意思了。(尔石M-CH)

上述审美、文化、性别、阶层意象,是“面具体验者”“文化追随者”“信仰布道者”“组织领袖者”四类表演者所追求的“完美”状态。“面具体验者”利用装扮、修图技巧整饰身体;“文化追随者”还会对自己的文化立场反复申诉;“信仰布道者”面对着对立观点的论争;“组织领袖者”更是需要统筹解决群体内外部的各类现实矛盾。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四类表演者均承受着理想意象崩塌所带来的失落感。通过持续重塑对自己、他人、环境的认知,他们的身体践行并获得真实的具身体验,在掌控感和失控感的反复拉扯中,逐渐形成自我/他人、身体/情境的重新定位。他们已明白,那个超现实的“趣缘乌托邦”正经历着和现实社会一样甚至更加残酷的“丛林法则”。

结语: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驱使青少年装扮者们不断调整其行动与认知。通过具身管理、情境互动和社会化融入的努力,他们逐渐找到适合自己、适配他人、适宜身体、适应情境的表演行动模式,形成相对合理且稳定的对自我的评价、对他人的评价,以及关于他人对自己评价的评价。表演行动得以调试,身份认同得以重塑。在这个过程中,亚文化装扮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既传达了他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也成了他们与社会沟通和连接的桥梁。

随着服饰亚文化的流行与风靡,青少年亚文化装扮出现在街头巷尾。趣缘群体规模逐年扩大,服饰亚文化愈发不再是小众“亚”行为。伴随而来的负面事件,在互联网舆论发酵下引发社

会公众的恐慌和担忧。然而,我国社会历史文化情境决定了我国青少年与西方“问题青年”有所区别。衍生于文化流派、时尚潮流的中国青少年亚文化装扮,固然有其反叛特质,但其适应日常情境、管理多重身份的努力,均展现出其自觉融入社会的主流特质。他们并非社会激进青年,恰恰相反,他们在表演的多元“假面”和动荡的群体冲突中,迸发出审看问题的自觉意识,激发出重申自我的理性行动。因此,亚文化装扮行动可以被看作一种重要的非正式教育形式。

当然,亚文化装扮行动易引发一系列与现实割裂的身体幻化现象,虚假赋魅或是身份误认,但是成长中的他们仍具备在现实生活中调试行动、修正自我的无限潜能。随着我国现代化发展,青少年面对着更具冲击性的、来自全球的文化挑战。如何厘清纷扰的意识形态渗透、警惕险恶的文化入侵,如何保持清醒的身份立场、树立文化自信,是我们与青少年群体共同面对的现实课题。

[参 考 文 献]

- [1]《潮流服饰专题研究报告:“三坑”有望破圈,千亿市场可期》, <https://xueqiu.com/9508834377/183004793>
- [2] Jowett, G., et al. *Children and the Movies: Media Influence and the Payne Fund Controvers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50.
- [3] 张志坤:《全时空的娱乐文化对学校教育的风险与启示》,载《教育科学研究》,2020年第9期。
- [4][8] Bernal, K. H. *Performing Lolita: The Japanese Gothic and Lolita Subculture and Constructing Identity through Virtual Space*, *Journal of Asia-Pacific Pop Culture*, 2016, (1).
- [5][15] 王谢思齐:《洛丽塔亚文化群体的身份认同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 [6] Rahman, O., et al. “Lolita”: Imaginative Self and Elusive Consumption. *Fashion Theory—the Journal of Dress Body & Culture*, 2011, (1).
- [7][16] 周星:《汉服之“美”的建构实践与再生产》,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 [9] 孙舒玮:《洛丽塔(lolita)服饰的亚文化研究》,深圳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 [10] 陈璐:《反抗之死——一项关于COSPLAY亚文化群体秩序变迁的考察》,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 [11] Mason-Bertrand, Adele. *Cosplay: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Subculture and Escape*, Sheffield: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2019, p.109.
- [12] Winge, T. *Undressing and Dressing Loli: a Search for the Identity of the Japanese Lolita*, Mechademia, 2008, (1).
- [13] 高海南:《汉服爱好者的行动逻辑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 [14] 张真真:《角色扮演(Cosplay)与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 [17] 王嵩迪:《异装Cosplay场域中青少年的性别角色认同实践》,载《当代青年研究》,2019年第1期。
- [18] Gagne, L. *Urban Princesses: Performance and “Women's Language” in Japan's Gothic/Lolita Subculture*,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2008, (1).
- [19] 周星:《本质主义的汉服言说和建构主义的文化实践——汉服运动的诉求、收获及瓶颈》,载《民俗研究》,2014年第3期。
- [20][25] 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4、202页。
- [21] Elias, N. *The Symbol Theory*, California: Sage Publishing. 1991, p.53.
- [22][23][24]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19页。
- [26] 冉聃:《赛博空间、离身性与具身性》,载《哲学动态》,2013年第6期。

(责任编辑:张丹)